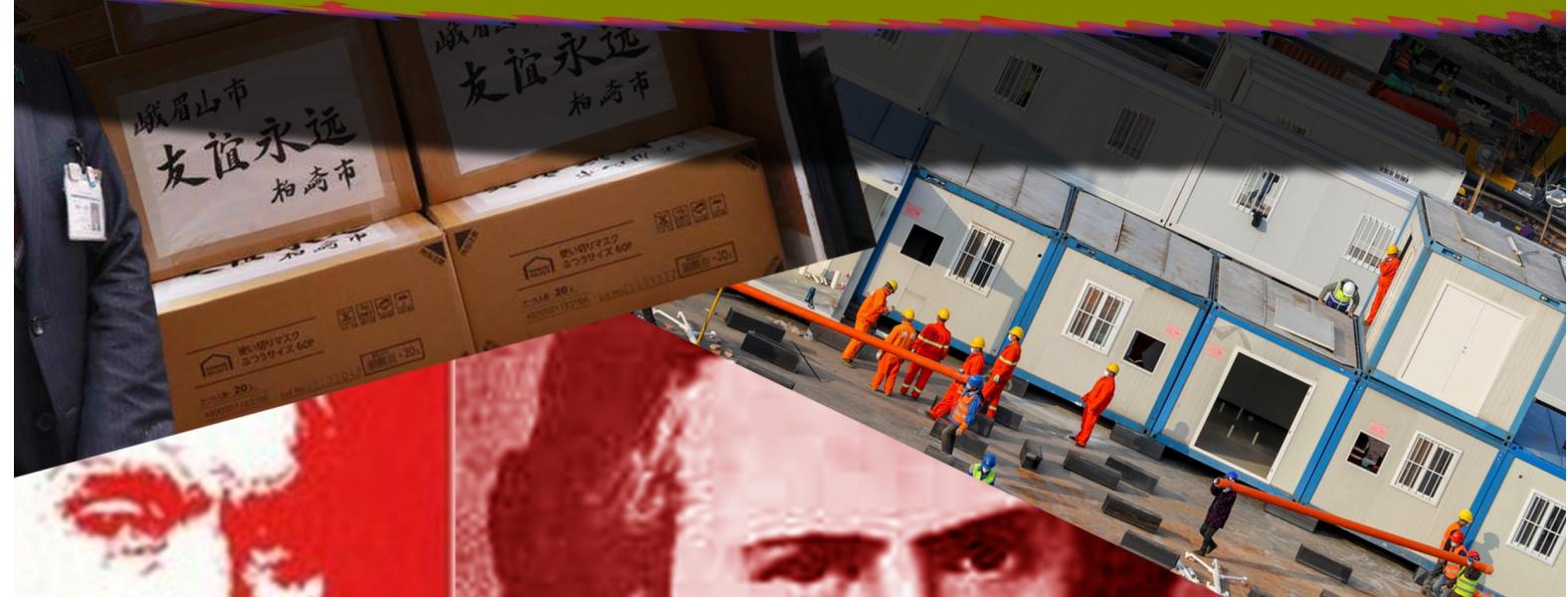


# PAPER

3月-上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订阅说明

**各个小组或群体**可以从封面的邮箱订阅《PAPER》，每一期发刊时，我们会通过该邮箱向前来订阅者群发新一期报刊。

顾及到 proton 邮箱的群发限制，以及本着促进广大左派同志**摆脱左圈习气，在线上或线下组织起来，少点吹水，多干实事**的目的

《PAPER》只接受各位以**小组名义**向邮箱订阅杂志。

发送订阅请求的邮件者需要**说明代表哪个小组或群体**前来订阅，

基于 QQ 群的小组或群体需要提供 QQ 群信息截图（只需群名称及群号，必须将群成员重要信息打码），基于 xmpp 或 telegram 等较为安全的平台（尤其 xmpp 群）的小组或群体则不需要提供小组信息。

以上所有信息 PAPER 编辑组将会严格保密。当然，读者们有自主选择是否前来订阅的权利，《PAPER》允许各位同志、朋友们二次传播。

以上。

PAPER 编辑组

欢迎投稿、反馈，欢迎各小组订阅

欢迎各位读者二次传播

来稿、反馈请投：

[laigao@protonmail.com](mailto:laigao@protonmail.com)

订阅请咨询：

[paperdingyue@protonmail.com](mailto:paperdingyue@protonmail.com)



获取往期 PAPER 请扫码↑

## 观点声明

《PAPER》中，“**来稿登载**”中文章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本部的观点。我们会在编者按中表态，如果文章无编者按，即视为不表态。

“**来稿登载**”之外的栏目，如国际、国内新闻动态，使用词句的褒贬性即代表本组观点。

PAPER 编辑组

## 来稿声明

鉴于提升杂志影响力的需要，本刊编辑热切的邀请所有的读者和投稿的同志：

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图片素材，以此来提高杂志的整体美观度。

同时，本刊积极也十分欢迎读者向本刊投递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歌曲都能够大大的充实杂志，让杂志为更多的工农群众接受。

最后，本刊编辑由衷的感谢每一位来稿的同志，加油！

PAPER 编辑组



# 纪念“二月事变”一周年

——悼念革命先驱马列之声

2019年的2月28日注定不会平凡，是日，一支由先驱组成的队伍——马列之声倒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没有醒来。

可耻叛徒、罪恶的调和主义者米宁及他的莱茵学社出卖了她，出卖了他们，使之遭到当局的恶毒打击。但这一切掩盖不了她曾经的光辉，回首马列之声走来的这段岁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革命的准备是如何从一无所有发展至今的，马列之声的活动恰恰为我们的现在奠定了基础。

马列之声是新左派中马列主义者们的旗帜，这是她之所以值得纪念的根本原因。在老左派日益没落，泛左翼日益混杂纷乱，特色思想日益蛊惑人心的时候，是马列之声扛起了马列主义的大旗，向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思想方向，即马列主义的正确道路！为了将这条正确道路贯彻下去，马列之声不惜与日渐堕入小资泛左泥潭的莱茵学社彻底决裂，不惜将小资泛左分子“得罪”了个遍，使得马列之声虽死，而“恶名”犹传于泛左翼。但通过与小资产阶级泛左翼思潮的斗争，受马列之声影响的同志们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马列之声将自由软件运动及其成果引入了中国革命，这是她值得纪念的最独特原因。由于政治高压及特色思想的蛊惑，中国革命青年的产生得非常分散，往往相互间非常遥远，因而线上构成了有志革命者们联系起来的第一基础。但线上往往会觉得受到当局的层层监视，唯有运用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才能开展秘密的工作，但自由软件运动却不为国人所熟知。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列之声将自由软件运动及其成果推向广大的有志革命者，让他们用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武装自己，从而在半公开路线破产后能继续向着革命胜利前进！

马列之声为将到来的革命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这是我们纪念马列之声的情感原因。当今的革命青年或多或少都受了马列之声的影响，无论是参与过马列之声的活动的，还是看过马列之声整理出来的成果的。他们，在马列之声的帮助下，走向了一条通往革命胜利的光明道路，尽管这条路是那么曲折，那么艰险。但这些未来的革命家们终究是走了这条路，在马列之声的影响下。这样即使马列之声不存在了，可是在她影响下的革命青年却早已遍地开花，成为了革命的栋梁！

马列之声的功绩还有很多很多，但她的局限性却也十分明显。马列之声在思想上仍然没有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达到的马列毛主义的程度，仍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程度，因而她无法充分利用毛主义中的理论养料来使得自己更加强大，这就是马列之声解散的思想原因；马列之声虽然提倡使用自由软件，但她所奉行的活动路线却是半公开的路线，虽然半公开路线是当时马列之声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路线，但是半公开仍然意味着或多或少地暴露在敌人的视线里，这样她就没有办法充分隐藏自己，也没有办法不和左圈产生联系，这就是马列之声解散的路线原因；马列之声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始终未能迈向走向线下的道路，始终停留在了线上，因而她的所作所为终究和工人阶级有一定距离，未能产生更大的作用，这是马列之声的历史遗憾。

但是，同志们，对于马列之声，她的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不可以在批判其历史局限性的同时，将其功绩忘记；更不可以打着马列之声的旗号，以马列之声前成员之名，干一些实际上反动的勾当。马列之声永远是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的灯塔！

**马列荣光万载明！同志们，让我们在马列之声用其经验与教训所指出的正确方向上继续前进！**



# 目录

## 一. 国际新闻动态

- |                           |         |
|---------------------------|---------|
| 1. 新纳粹匪帮横行美国首都，美帝当局予以保护   | (第 1 页) |
| 2. 红太阳组织胜利召开年会，墨西哥革命者稳步向前 | (第 2 页) |
| 3. 印共（毛）游击战士打击反动当局        | (第 2 页) |
| 4. 法兰西革命者祭奠革命先烈，坚定革命志气    | (第 3 页) |
| 5. 南非工人罢工赢得胜利             | (第 3 页) |

## 二. 国内新闻动态

- |                                     |         |
|-------------------------------------|---------|
| 1. 湖北省武汉市，火神山新冠肺炎医院拖欠日结工资，工人接受采访抱怨  | (第 4 页) |
| 2. 重庆市荣昌区，高洁集团环卫工人集体示威，包围区政府，抗议拖欠工资 | (第 4 页) |

## 三. 国内热点评论

- |                               |         |
|-------------------------------|---------|
| 1. 论特色日益严苛的文化审核制度——肖战事件背后所体现的 | (第 5 页) |
|-------------------------------|---------|

## 三. 原著、重要作品选载

- |                     |         |
|---------------------|---------|
| 1. 列宁—《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 (第 6 页) |
|---------------------|---------|

## 四. 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史

- |            |          |
|------------|----------|
| 1. 文革史连载 2 | (第 12 页) |
|------------|----------|

## 四. 来稿登载

- |                     |          |
|---------------------|----------|
| 1. 困于家中谈外部世界        | (第 18 页) |
| 2. 叛徒所选择的道路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 (第 20 页) |
| 3. 简评               | (第 22 页) |

# 国际新闻动态

## 1. 新纳粹匪帮横行美国首都，美帝当局予以保护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法西斯组织“爱国者阵线（Patriot Front）”在2月8日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游行，此场游行从国家广场开始，至美国国会结束。根据当地警局声明，这场游行没有得到批准，属于非法游行，但是在游行现场，警察没有驱散游行的法西斯分子，反而与之同呼法西斯口号。



图为法西斯游行现场

法西斯分子在游行时高举旗帜，该旗帜形似美国国旗，但用代表法西斯主义的“束棒”取代了五十白星。主流媒体在游行结束后宣称“游行中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以洗白该法西斯团体，但事实上，一方面该法西斯匪帮搞突然袭击，让反法西斯团体来不及做出有组织的反游行，另一方面则是当地警察为之提供了忠实的护送，让个别做出反应前往现场抗议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无法接近该法西斯匪帮。



图为游行队伍到达林肯纪念堂

美国法西斯主义组织在2017年示威运动中造成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导致公众对其观感不佳，此次游行是这些法西斯匪帮妄图争取民心的新系列活动之始。在美国，大大小小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到处存在，并积极地袭击反法西斯主义者，在2017年，法西斯主义者对各个反法西斯主义组织进行了“打砸抢烧”的活动。

现在，这些法西斯组织宣称其是“美国宪法的捍卫者”，并在美国国旗的包裹之下试图笼络美国社会中最反动的阶层，吸引对特朗普感到失望的特朗普支持者。

显然，哥伦比亚特区的游行只是这些法西斯组织的总体改组和活动增加的一个例子，这些法西斯组织试图利用2020年总统竞选增加其支持者。

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举行的大规模“第二修正案”集会表明，通过暂时避免使用反万字、公开谈论“白人民族国家”，法西斯主义组织直接与反动的“爱国者”和特朗普支持者接触，从而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那场游行甚至看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折衷主义的“左派”的参与及合作。



图为2017年该法西斯组织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安娜其主义书展打破抢烧前所摄

法西斯主义者还试图渗入美国各地的反战集会，以努力招募尚未拥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政治活跃者。在丹佛，科罗拉多州的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SL）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组织者在一次反战集会中容忍甚至保护了已知的法西斯主义者，这进一步证明了法西斯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修正主义“假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爱国者阵线”对美国的工人和所有被压迫人民都构成严重威胁，但它们只是美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民兵”，爱国者阵线等白人民族主义者以及“基地”和“阿托姆瓦芬”等新纳粹恐怖分子一起，组成了以平民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平民法西斯分子与美国国家的进一步反动化存在着辩证关系，这表现为主流政客越来越多地通过默认支持和动员平民法西斯分子并公开认可法西斯主义政策而对法西斯主义作出支持姿态。作为帝国主义危机的一种反应，双方相互促进并合法化。

面对这种双重威胁，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动攻势，不再赋予法西斯集团主动权。反法西斯主义者必须将群众吸引到稳定的有组织的机构中，这些机构有能力与法西斯运动以及该州的法西斯阵线作斗争：总而言之，为了革命，为了最终打垮美帝国主义，组织起来！

【参考原文为英文，见

[https://incendiarynews.com/2020/02/12/patriot-front-neo-nazis-march-with-police-escort-in-us-capitol/1](https://incendiarynews.com/2020/02/12/patriot-front-neo-nazis-march-with-police-escort-in-us-capitol/)

## 2. 红太阳组织胜利召开年会，墨西哥革命者稳步向前

来自墨西哥的消息：墨西哥革命组织“人民之潮—红太阳（Corriente del Pueblo—Sol Rojo）”于1月19日在瓦哈卡州首府瓦哈卡城举办年度会议。该会议庆祝瓦哈卡城已成为“造反之城（La Ciudad Rebelde）”，宣布2019年目标已圆满成功，并规划了2020年的组织目标。



图为会议召开时景象



图为会议场景

与往年一样，2020年年会成功召开，各地群众纷纷派出代表参加会议，有城市的，有农村的，有平原的，有山区的。这清楚地表明，瓦哈卡州劳苦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他们所拥护的革命组织周围。

红太阳组织根据其《政治宣言》，详细地审查了其在不同地区所进行的工作及成效，重新审视了2019年的任务，确认了其完成度，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2020年的行动计划、工作计划与斗争计划。

在会议上，红太阳组织详细介绍了墨西哥的双半性质、墨西哥官僚资本主义的危机、帝国主义垄断公司在墨西哥投资的扩张。其同时强调了毒贩作为大地主的巨大反动作用及其对农民施与



图为瓦哈卡所在地

的强大反动暴力。

在国际问题方面，红太阳组织明确强调美帝国主义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主要敌人，其在全世界，尤其是在拉美到处插手，镇压人民反抗。

在会议期间，红太阳组织还分发了由文化中心和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研究所撰写的名为《墨西哥共产主义斗争百年》的小册子。

红太阳组织在会议上表明：“即使当局骚扰，迫害和消灭我们的组织，我们也不会放下旗帜。面对国家的恐怖和与反对人民的战争，我们以组织和阶级斗争来回应。”

【参考原文为英文，见：

[https://incendiarynews.com/2020/02/13/mexico-revolutionaries-of-sol-rojo-hold-2020-state-assembly/】](https://incendiarynews.com/2020/02/13/mexico-revolutionaries-of-sol-rojo-hold-2020-state-assembly/)

## 3. 印共（毛）游击战士打击反动当局



图为事发地地图

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共（毛）所领导的人民游击队在2月18日深夜炸毁了被反动当局强占并用以驻扎警察部队的一栋教学楼。

在爆炸发生后，当地反动警察进行了扫荡，但是一无所获。

【参考原文为英文，见：

[https://www.redspark.nu/en/people-war/cpi-maoist-carry-out-armed-propaganda-action-in-gaya-district-against-caa-and-fascist-bjp-government/】](https://www.redspark.nu/en/people-war/cpi-maoist-carry-out-armed-propaganda-action-in-gaya-district-against-caa-and-fascist-bjp-government/)

#### 4. 法兰西革命者祭奠革命先烈，坚定革命志气

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国革命者在2月23日为于1972年死于警察暴力的革命者Pierre Overney上坟扫墓，表示祭奠。



图为祭奠开始

祭奠现场有50人左右，其中有Pierre的革命战友、有其亲属，还有当代的法国革命者们。他们在Pierre的墓碑前放上红色康乃馨，并演奏革命歌曲。数个革命小组的代表轮流宣读了各自的悼词。



图为革命小组代表宣读悼词

“人民事业报”杂志代表率先致辞，随后则是“青年革命者”小组代表致辞，法毛共代表的悼词为祭奠带来了尾声。

烈士不朽。

[参考原文为法文，见：

[https://www.causedupeuple.info/2020/02/23/paris-hommage-a-pierre-overney/】](https://www.causedupeuple.info/2020/02/23/paris-hommage-a-pierre-overney/)

#### 5. 南非工人罢工赢得胜利

来自南非的消息：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 Natal)丰田工厂的工人于1月22日发起了“不受保护”的罢工。在12月的一次会

议上，管理层称赞了该工厂的员工所做的工作，并承诺将向他们提供质量奖金。但在1月份，很明显，管理层“改变了主意”，而要求得到应得奖金的工人却被管理层强迫加班。NUMSA全国工会代表说：“很明显，我们的成员在质量奖金问题上陷入僵局，NUMSA的地区领导将试图进行干预。”管理层拒绝允许NUMSA进行干预，他们说这将是“内部事务”。



图为罢工现场

因为工会在回答之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工人在没有官方“允许”罢工的情况下关闭了机器并开始了罢工。根据《劳动法》，工人发动野猫罢工时，如果他们不重返工作岗位，则企业可以将其解雇。罢工行动持续进行，同时管理层于1月24日解雇了2,895名工人。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公司与NUMSA工会进行了谈判，现在所有工人均已恢复工作，丰田公司同意支付奖金。他们在NUMSA工会的正式声明中说：“我们要明确表示，我们不支持我们的成员进行无保护的罢工，因为他们冒着被解雇的风险，这就是现在发生过的情况。在罢工方面，法律不在工人阶级一边，让成员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政府已尽一切可能侵蚀罢工权。”

这表明，这场劳工斗争的真正英雄是工人，没有他们的野猫罢工，他们就不会取得这一胜利。这里的工人得知他们在斗争中具有强大的力量。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所有被解雇的工人都已恢复工作！工人需要相信自己的力量。

[参考原文为英文，见：

[https://www.newepoch.media/single-post/2020/02/20/SOUTH-AFRICA---Workers-started-a-wildcat-strike-against-Toyota】](https://www.newepoch.media/single-post/2020/02/20/SOUTH-AFRICA---Workers-started-a-wildcat-strike-against-Toyota)

(国际新闻皆为概括翻译，非精确对应翻译，一切以原文为准)

# 国内新闻动态

## 1. 湖北省武汉市，火神山新冠肺炎医院拖欠日结工资，工人接受采访抱怨

2月17日下午，农民日报记者在北京武汉火神山医院外临时建设工地采访时，从正在做病房防水工程的汤斌等十余名农民工处获悉：他们于14日经工程发包方辛某组织来此务工，来时得到承诺，工资按天结算，当日工资次日结付，白班600元/天，晚班1200元/天。汤斌等人此前曾在雷神山医院施工，后经辛某介绍转到该处。第一天施工结束后，汤斌等人向辛某索要工资，但对方让等消息。此后三天，均是如此。工人们更表示，按照防疫规定必须4个小时更换一次口罩，但他们一天只拿到一个口罩，矿泉水也只发一瓶，汤斌只好自行买水。但除了这两件事外，工人们的吃饭、住宿都有保障。2月18日早晨，记者再次联系汤斌时得知，他与工友们已经足额领到了工钱，施工也将继续下去。但口罩、饮用水等问题仍未解决。



图为工人们正在建设火神山医院

《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很快被特色当局删除，随后网民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现“火神山医院工人们很多人坚决不领工资”的传闻。更加无耻的是，中建三局的一名负责人甚至向《健康时报》透露，当地确实有没领钱的情况，但是部分志愿者，没领钱就走了，也没有留下联络方式。这种滑稽的说法简直不值一驳，我们任何经历过此次疫情的人都知道，别说身在武汉最前线，就是在疫情不严重的外省，自行在家隔离时，进出小区都需要登记信息，提供出入证明。而全国直播、身处抗疫最前线的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里面的参与人员，居然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成了没留下任何信息的“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吗？恐怕即使有人想做好事不留名，树敌众多的、心惊胆战的特色当局也不会不登记相关者的信息吧？恐怕通过垄断的移动通信渠道，当局还能掌握相关者前前后后的地理移动情况。

这里，我们暂且不聊高喊“全国人民共同抗击疫情”的特色当局直接管理下的、全国直播的火神山医院工人居然还能欠薪，只聊聊最近当局

日益熟练的造谣式和煽动式宣传方法。熟悉新媒体的人肯定很清楚，近些年来，特色的宣传手段有所改变。过去，中帝当局一边镇压反对自己的媒体，一边自己一板一眼地保守宣传。而现在随着共青团、环球日报等组织加入年轻和煽动式宣传，以调动大部分并不习惯深入思考的民众。当然由于再怎么必须配合404镇压手段激发情绪，人颠倒黑白，外交部发言、新媒等手段激发表情绪的民众停留在官方的立场上不再继续前进。而大部分只会看到相关反对声音，为民众进思考，如果民众可以看到官方的立场上不再继续前进。此时如果民众可以看到官方的立场上不再继续前进。进一步分析，那中帝当局的这种“新宣传”也就自然不攻自破，反而显出几分滑稽和不稳重。所以，404手段对当局是必须的。火神山欠薪事件中，本来对当局不利的新闻居然在当局一手404、一手造谣的情况下“一转翼赞”，变成了“中国人民的牺牲精神真是伟大”这种吹捧当局的事件。不仅此事件如此，现在流行的所谓“不信谣不传谣，等官方反转”就是这一官方宣传手段大规模实用的证明。对此，本paper必须进一步发挥自

## 2. 重庆市荣昌区，高洁集团环卫工人集体示威，包围区政府，抗议拖欠工资

2月19日，重庆市荣昌区，民营企业高洁集团环卫工人集体示威，包围区政府，抗议拖欠工资，参与人数超过一百人。特色政府方面已经介入。由于资料来源在微博的页面已经404，故进一步的具体消息和诉求暂不了解。



图为环卫工人抗议示威



# 国内热点评论

01. 论特色日益严苛的文化审核制度——肖战事件背后所体现的

(编者按:这是一份内部来稿)



图为当事人肖战，很多此次事件的受害者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大谎言的就是自己政府。他们一方面大肆宣传有利于自己的任何言论，有时候特媒也不能幸免；一方面又关上开放的文化大门，阻止群众了解外面的声音。于是一个又一个反对的声音，一个又一个国外的网站被封锁（有些人却仍然认为网络长城是于他自己而言利大于弊的）。难道真的应该被打倒的仅仅是肖战的“脑残粉”吗？我相信参与事件的群众不会完全不知道这一点。

他们不愿意直接与特色为敌的原因不外乎一个——特色政府的白色恐怖，对人民的血腥破害。试看，佳士运动中有多少进步工人和先进学子被特色政府迫害，至今杳无音信呢？有多少仅仅是反对华为 251 的言论被直接抹杀了呢？还有多少人按照所谓的合法途径去信访举报去公安局保安却都不被理睬甚至反遭牢狱之灾呢？因而广大参与的群众并不敢直接与特色政府叫板，只能借抨击肖战粉丝的恶行来间接发泄对于特色的不满。

即便如此就可以安然无恙了吗？我只知道NBA工作人员“辱华”事件中支持特色政府拉横幅的人都被特色警察抓了起来。可见有限斗争不能很好地避免“赵弹打击”。

为此我们必须推翻特色政府，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人说为了一个文化的事情，何必推翻一个政府呢？对于这种言论，我不先劝你了解特色的暴行，但从这严苛的文化审核制度上讲也足够了，因为严苛的文化审核制度，就是特色政府反人民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就是反动的一部分，不可能去掉一部分而保留剩下的部分。



**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最近肖战粉丝和同人圈的互联网大战一度在年轻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反攻的同人圈众对于肖战粉丝的“吸引赵弹打击同人文化圈”的举动深恶痛绝，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间接地体现出了对于严苛的文化审核制度的不满。

然而奇怪的是，实际上在封禁中采取了行动特色的文化机关却在此次事件中未能成为众矢之的。要知道，接受肖战粉丝举报的，要求相关网站下架相关文艺作品的，以及封禁相关国外网站的都是特色官方尤其是其文化部门，但是它们却在群众的话语中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大搞严苛的文化审查制度，大搞文化的闭关锁国的就是特色政府。他们一方面大举封禁不利于自己



严苛的文化审核制度，就是特色政府反人民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而且，试想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存在部分人监管大多数人的文化审核吗？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文艺作品的评价的主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学作品就会兴盛，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对广大文艺作品进行评判，而不是几个官僚的意见所能左右的。而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你，不是国家的主人，仅仅是被统治者，不要说什么甘当被统治者，统治者能对被统治者做任何事情，只要他们愿意。

具体点说，我们不反抗特色，不去与特色对抗，不去掀起革命的浪潮，特色的赵老爷们就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就会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压迫与剥削。所以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就像列宁《怎么办？》里说的那样，通过严密的组织，不断地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然后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抗直至革命高潮！

# 原著、重要作品文段选载

## 1.列宁—《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编者按:接续2月下所刊载上半部分。红色字体是我们加上的。)

## 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

第一，尔·姆·把合法的反对派立场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混为一谈。由于对“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语不加解释，他制造了社会党人所不该有的这种混乱。这句话既可以了解为（有条件地）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也可以了解为在这个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反对专制制度个别措施的斗争。

第二，尔·姆·把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算作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并且说，我国工人应该进行“这种社会斗争”，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要我国工人不同专制制度作革命斗争，而是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也就是说，把社会民主主义弄得庸俗不堪，把它和俄国最庸俗最贫乏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

第三，尔·姆·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诚然，尔·姆·宁愿采取“同志式的”不指名的责难。但是，如果他指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的话就白说了〕似乎不肯注意到合法的反对派，这简直是胡说。恰恰相反，无论是“劳动解放社”或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版，阿克雪里罗得把它叫作《宣言》的解说），都不仅注意到了合法的反对派，而且还非常确切地说明了合法的反对派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现在来一一加以说明。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一般的自由派团体和自由派报刊是怎样“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呢？它们有没有进行反对专制制度、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它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进行这种斗争的只是一些往往出自自由派的博得社会同情的革命者。但是，进行革命斗争决不等于同情革命者和支持革命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决不同于对专制制度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俄国自由派只是采取专制制度本身所许可的形式即专制制度认为对它没有危险的形式，来表示自己对专制制度的不满。自由主义反对派最突出的表现，也不过是自由派向沙皇政府请愿，请求吸收人民参加管理。自由派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了警察对这种请愿的粗暴的拒绝，忍受了宪兵政府甚至对他们合法申述自己意见所施加的非法的野蛮迫害。把采取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干脆说成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这简直是歪曲事实，因为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任何组织革命政党来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虽然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能够筹集经费和取得国外的俄国自由派的支持。尔·姆·不仅歪曲事实，而且把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牵连在内。尔·姆·写道：“在这个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是俄国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这些阶层捍卫自己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团体，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共同利益，‘从来不忘记〈尔·姆·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政府自己决定实行某项改革或者根据社会的正式要求实行某项改革，这两者的差别’有多么大。”如果象尔·姆·那样，以为这是对一切进行“社会斗争”的人们即对俄国整个自由派的评价，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话。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正式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俄国自由派从来没有担任而且现在也不可能担任独立的革命角色。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者，不可能是“社会的一切进步阶层”，而只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所建立的革命政党。自由派一般只能作为而且应当作为革命工人政党的辅助力量的一个来源（这一点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上述小册子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正因为这样，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才无情地嘲笑了“俄国社会的进步阶层”，说它们不懂得必须向政府提出正式要求，眼看着它们中间的革命者在专制政府的打击下牺牲。尔·姆·在这里也象在《增刊》的第二篇文章中那样，毫无意义地摘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在那里他企图表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空想主义者，似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充分评价这位“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作用。普列汉诺夫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本书（由《社会民主入党人》[70]文集中的几篇文章编成，用德文出版的单行本）中，充分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用，并且阐明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态度。《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只是暴露了自己不能比较系统而全面地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的长处和短处。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实问题”决不在乎自由派应该怎样进行“社会斗争”（我们知道，尔·姆·认为这种斗争就是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而在于应该怎样建立为推翻专制制度而斗争的革命工人政党，这个政党能够依靠俄国的一切反对派分子，能够利用反对派的一切活动来进行革命斗争。为此，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因为在俄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争取民主的坚定不移的战士，

因为没有这种政党的积极推动，自由派分子“就会依旧萎靡不振，沉睡不醒”（上引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23页）。尔·姆·说，我国“最进步的阶层”进行着“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尔·姆·的文章第12页），“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我国工人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斗争”。他的这种言论实质上是完全背离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只好郑重地劝告《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好好地想一下：他们想向何处去，他们是站在什么地方，是站在把社会革命的旗帜带到劳动阶级中去，并且想把它们组织成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者中间，还是站在进行“社会斗争”（即采取合法的反对派立场）的自由派中间。所谓工人的“社会独立性”的理论，所谓“社会互助”和行业工会“暂时”只能争取十小时工作制的理论，所谓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团体等等同专制制度进行“社会斗争”的理论，根本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根本没有自由派所不承认的东西！要知道，《工人思想报》的全部纲领（如果说这是纲领的话）实质上是要使俄国工人陷于不开展和分散的状态，使他们成为自由派的尾巴！

尔·姆·有些话特别奇怪。尔·姆·一本正经地说道：“不幸的是，我们遭受政治警察残酷迫害的革命知识分子，把反对这种政治警察的斗争当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政治警察之所以叫作政治警察，就是因为它迫害专制制度的敌人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正因为如此，目前还没有变成自由派的《工人思想报》，才象俄国全体革命者、社会党人和全体觉悟工人那样同政治警察作斗争。政治警察残酷地迫害社会党人和工人，专制制度拥有“严密的机构”和“机灵能干的国务活动家”（尔·姆·的文章第7页），从这个事实只能得出两种结论：胆小怕事的可恶的自由派的结论是，我国人民，特别是工人，还缺少斗争的准备，必须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机关、自由派报刊等等的“斗争”上，因为这是“真正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不只是反对政治警察的斗争。社会党人和每个觉悟工人的结论是，工人政党也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建立“严密的机构”，从先进工人和社会党人中培养出“机灵能干的革命活动家”，从而使工人政党真正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并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吸引到工人政党方面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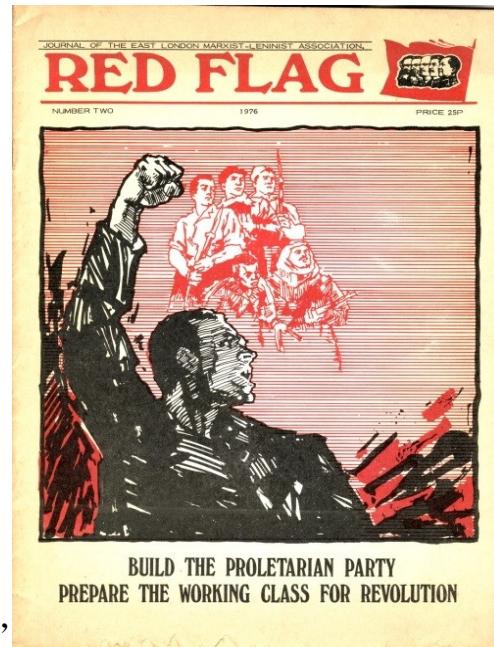
《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站在斜坡上，并且将沿着斜坡一直滑向前一种结论！

还有，尔·姆·写道：“这些纲领（即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工人参加”厂主立法会议、工厂事务会议和城市社会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第15页）如果不强调议会的好处，工人怎么能知道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呢？如果象《工人思想报》那样不谈这些问题，那不是支持工人中水平低的部分不问政治吗？至于谈到工人参加城市社会自治机关，那么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否定过工人社会主义者参加城市自治机关的好处和重要性，但是在俄国来谈这一点是可笑的，因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进行任何公开的活动，在俄国诱导工人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实际上就是使先进工人脱离工人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向自由主义。

尔·姆·说道：“工人中的先进部分对待这种（专制）政府的态度……正如工人对待厂主的态度一样易于理解。”这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工人中的先进部分是觉悟程度并不低于知识分子出身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工人思想报》想把这两者分开了，是荒谬的，有害的。这就是说，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为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造就了和独立地提供了人才。必须把那些先进分子拖回来，使他们踏步不前！尔·姆·问道：“工人进行哪种斗争就是‘目前’工人‘正在进行’的斗争！！！很难找出一句更加突出的话，来表达热中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所感染的这种毫无意义、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了！最合适的是可能的，而可能的就是现在有的！这正象一个人准备走上一条遥远而艰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会遇见许多障碍，而现在许多敌人，这个人问道：我应向何处去呢？回答说：最好去可能去的地方，而可能会去的地方就是虚无主义，这是虚无主义，而不是机会主义，而是虚无主义！尔·姆·“号召”俄国工人进行“局部的”、“政治的”斗争（在这里，政治斗争是指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而进一步，实质上就是号召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人从而抛弃欧洲和俄国所取得的一切经验！如果为了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果仅仅为了进行这种斗争，工人就根本不需要社会党人。在一切国家里都有这样的工人，他们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斗争，但是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还敌视社会主义。

尔·姆·写道：“最后，简单谈谈我们对工人社会主义的理解。”读了以上的说明以后，读者不难想象这是怎样一种“理解”了。这简直是伯恩施坦那本“时髦的”书的翻版。我国“青年派”

社会民主党人不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提“工人自主的社会和政治的活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尔·姆·是怎样理解社会“斗争”和“政治”的，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直接回到俄国某些合法著作家的“公式”上去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的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消费合作社，只是顺手印了一句话：尔·姆·没有确切地指出这个目的，却首先指出要发展却最显著的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只是顺手印了一句话：



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极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以外就别无出路。正因为如此，“工人社会主义”的方法，如何“民主化”就是我们选择的途径。但是，我们不能把“民主化”仅仅看作是任意缩政权，而将论一社会再夫《世界放上细已经想，起来思想让要理的不要求端党的国坦伯错误是论主恩误他或中国施的多但理



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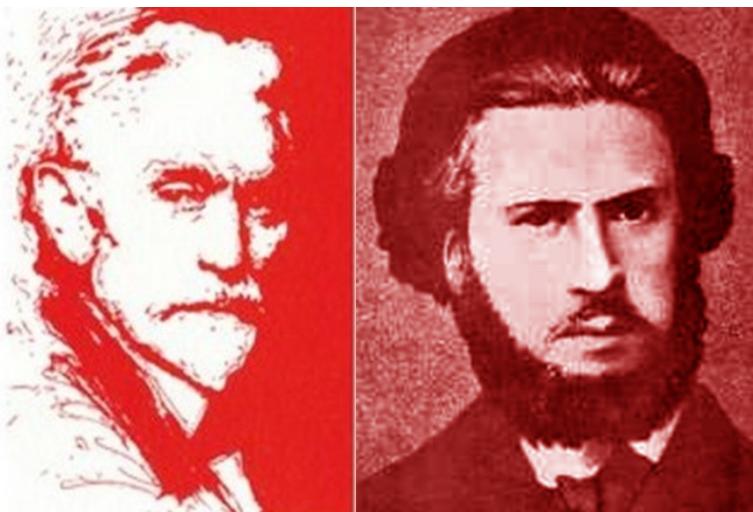
且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声明接受倍倍尔的提案，这个提案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遵循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我们俄国的伯恩施坦派怎样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及伯恩施坦的百分之一，他们甚至干脆不想知道所有的俄国社会主义组织在1898年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党的《宣言》，并且宣布《工人报》是党的机关报，他们不想知道这些出版物全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旧”纲领为依据的。我们的伯恩施坦派好象也没有意识到，既然他们屏弃这些旧见解而另立新见解，那么从道义上来讲，他们对于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曾经倾全力来筹备和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现在大部分被关进俄国监狱的社会党人和工人，就有责任直截了当地公开声明，究竟不同意谁，究竟不同意什么，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新见解和新纲领来代替旧见解和旧纲领，而不要一味躲在角落里笼统地刺“我们的革命家”。

我们还要研究一个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里产生了这种倒退倾向，这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单单说这是由于《工人思想报》编辑们的个人品质，单单说这是由于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是解释不通的。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历史特点造成的，这种特点使人们对工人社会主义产生了狭隘的理解，这在短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面对着两种人，一种是民意党人，他们责备社会民主党人逃避俄国革命运动传统的政治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论战；另一种是俄国自由派，他们也不满意革命运动从民意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同这两种人的论战，都是围绕着政治问题而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民意党人把政治狭隘地理解为密谋活动时，只能一般地反对政治（因为当时这种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占优势）。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沙龙中，社会民主党人常常能够听到为革命者放弃恐怖手段感到惋惜的论调。那些贪生怕死、在紧要关头不支持打击专制制度的英雄的人们，假仁假义地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自然，社会民主党人恨透了这种人和他们的言论，并到工厂无产阶级中去进行规模虽小却很重要的宣传工作。这个工作在开始时有狭隘性是不可避免的，某些社会民主党的狭隘言论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这种狭隘性吓不住那些念念不忘俄国工人运动的远大历史目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使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讲一些狭隘的话，那有什么要紧呢，他们的事业总是广阔的。他们不搞无益的密谋活动，不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巴拉莱金之流[71]来往，而到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中去，并促进这个阶级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逐步扩大，这种狭隘性是会自行消失的。事实上结果大体也正是这样。宣传已经开始转向广泛的鼓动。广泛的鼓动自然会使觉悟的先进工人愈来愈多地涌现出来；革命组织（圣彼得堡、基辅等地的“斗争协会”和犹太工人联盟）也相继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很自然地要求合并，而且终于如愿以偿，它们联合起来并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看来，旧日的狭隘性现在已经失去任何基础，它将被彻底消除。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鼓动工作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民主党人接触到无产阶级

中水平低的最不开展的部分；要把这部分人吸引过来，鼓动员必须善于适应最低的理解水平，习惯于把“眼前的要求和利益”提到首位，暂时不宣传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远大理想。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具有分散的手工业的性质，各个城市的小组和小组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外学识比较渊博、革命经验比较丰富、政治眼光比较远大的同志间的联系又非常差，这自然会使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这个（十分必要的）方面被过分夸大，使个别分子忘掉其他方面，特别是每遭到一次失败，作战队伍的坚固的革命传统和继承性也就无法建立。我们认为，有些人之所以可悲地背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分夸大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一方面。再加上对那本时髦的书的迷恋，对俄国革命运动史的无知，以及标新立异的幼稚妄想，一一这就是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的全部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谈谈无产阶级中先进部分与水平低的部分的关系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



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条件最好的那部分工人。从历次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主要来自这个部分，他们能够取得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们完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甚至独立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

人吸引过来，鼓动员必须善于适应最低的理解水平，习惯于把“眼前的要求和利益”提到首位，暂时不宣传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远大理想。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具有分散的手工业的性质，各个城市的小组和小组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外学识比较渊博、革命经验比较丰富、政治眼光比较远大的同志间的联系又非常差，这自然会使社会民主党活动的这个（十分必要的）方面被过分夸大，使个别分子忘掉其他方面，特别是每遭到一次失败，作战队伍的坚固的革命传统和继承性也就无法建立。我们认为，有些人之所以可悲地背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其主要原因就是过分夸大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一方面。再加上对那本时髦的书的迷恋，对俄国革命运动史的无知，以及标新立异的幼稚妄想，一一这就是形成“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的全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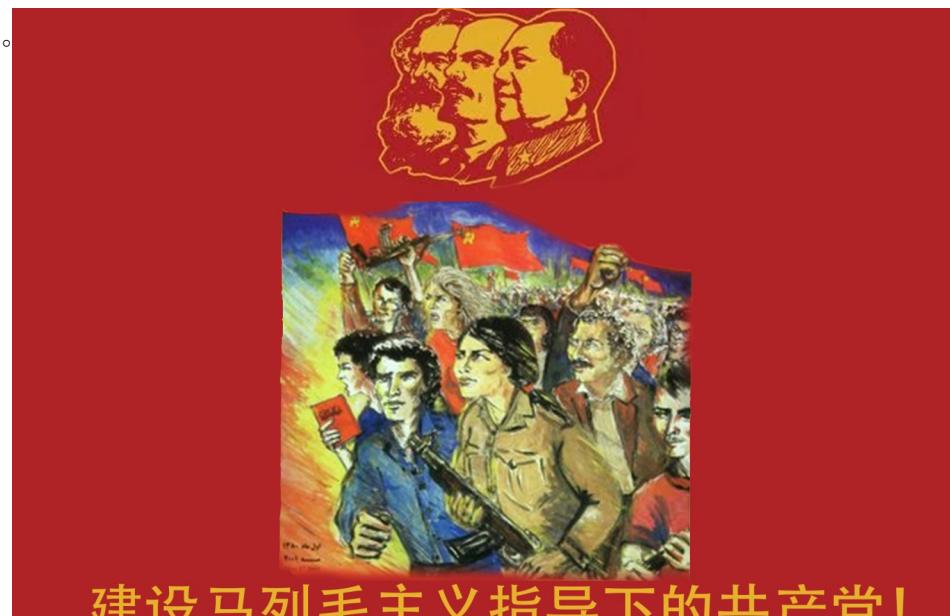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详细地谈谈无产阶级中先进部分与水平低的部分的关系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

这两部分人中进行工作的意义问题。

各国工人运动史表明，最先和最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是条件最好的那部分工人。从历次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主要来自这个部分，他们能够取得工人群众的充分信任，他们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他们完全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甚至独立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历次生气勃勃的工人运动中，都产生了象蒲鲁东和瓦扬、魏特林和倍倍尔这样的工人领袖。我们俄国工人运动看来也不会在这方面落后于欧洲。正当有教养的社会对说真话的不合法书刊失去兴趣的时候，工人强烈的求知欲和追求社会主义的热情却日益增长，工人中间的真正英雄人物也不定期出现，他们虽然生活环境极坏，在工厂中从事着使人变蠢的苦役劳动，但是有顽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意志来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成为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现在俄国已经有这种“工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使他们崇高精神需求充分得到满足，从他们的队伍中间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物。因此，报纸如果想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工人的机关报，它就必须具有先进工人的水平；它不仅不应该人为地降低自己的水平，反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注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中的一切策略问题、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只有这样，工人知识分子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他们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工人事业，从而也就能独立地领导俄国革命事业。

继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之后有广大的中等水平的工人。这些工人也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社会主义，加入工人小组，阅读社会主义的书报，参加鼓动工作，他们和前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还不能独当一面地领导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中等水平的工人可能会看不懂党的机关报上的某些文章，会不能完全弄清楚复杂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报纸应该降低到广大读者的水平。相反，报纸正应该提高他们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培养出先进工人。一个工人只要致力于地方实际工作，极其关心工人运动的动态和当前鼓动中的问题，他一举一动就应该想到俄国整个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因此，拥有大量中等水平的工人读者的报纸，必须把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同每一个地方性的狭隘的问题联系起来。

最后，中等水平的工人之外就是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广大群众。他们很可能完全看不懂或者几乎完全看不懂社会主义报纸（大家知道，在西欧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的人比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读者要多得多），但是如党人的报纸应该迁就工人的最低水平，那就荒谬了。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应该用别的宣传鼓动手段，如通俗小册子、口头鼓动、报道当地事件的小报（这是主要的），来影响这些人。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决不能以此为限，很可能在启发水平低的工人的觉悟的时候，首先应该进行合法的教育工作。对于党来说，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是要到最



## 建设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

谁只注意经济斗争而忘记政治鼓动和宣传，忘记把工人运动组织成政党的斗争的必要性，谁就根本不可能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地把无产阶级中水平最低的部分吸引到工人事业方面来，别的就更谈不到了。

要做教育工作的地方去做教育工作，要派合法的活动家去开荒，再让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去播种。对水平低的工人进行鼓动，当然应该充分发挥每个鼓动员的个人特长，全面照顾地区、职业及其他方面的特点。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的书中说道：“不要把策略同鼓动混淆起来。鼓动的方法应该适应个人的和当地的条件。应该让每一个鼓动员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进行鼓动：有的鼓动员靠他鼓舞人心的本领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有的靠他辛辣的讽刺，有的靠他会举大量例子，等等。鼓动既应该照顾到鼓动员，也应该照顾到听众。鼓动员应该讲得使人能听懂，他应该从听众熟悉的事物出发。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也不只是适用于对农民的鼓动。对马车夫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水手讲话，对水手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排字工人讲话。鼓动应该因人而异，但是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政治活动则应该是一致的。”（第2—3页）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代表的这些话，现代社会主义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鼓动在党的总的活动中的作用作了绝

好的评价。这些话表明，担心建立一个领导政治斗争的革命政党会妨碍鼓动工作，会把鼓动工作推到次要地位或者束缚鼓动员的自由，这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只有有组织的政党才能广泛地进行鼓动，才能在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为鼓动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材料），才能通过每一个地方的成功的鼓动来教育俄国全体工人，才能把鼓动员派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和人群中去。有鼓动才能的人，只有在有组织的政党中，才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个事业，——这无论对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工作都有好处。由此可见，谁只注意经济斗争而忘记政治鼓动和宣传，忘记把工人运动组织成政党的斗争的必要性，谁就根本不可能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地把无产阶级中水平最低的部分吸引到工人事业方面来，别的就更谈不到了。

但是，这种夸大活动的一个方面而损害其他方面甚至力图完全抛弃其他方面的做法，会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极为有害的后果。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如果听到有人诽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只是把工人当作推翻专制制度的工具，听到别人要他们提出恢复假日和行业工会的请求，而不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的当前任务，他们就可能真的被腐蚀。这种工人常常可能落入（而且肯定会落入）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种种小恩小惠的圈套。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即很不开展的工人，在《工人思想报》的鼓吹影响之下，可能被资产阶级反动透顶的思想所迷惑，即工人除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恢复假日（“眼前的利益”）之外，不能够而且不应该关心别的东西；工人群众只能够而且只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主动精神”来从事工人事业，不必使工人事业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不必把工人事业变成全人类所迫切需要的先进事业。再说一遍，最不开展的工人可能被这种思想所腐蚀，但是我们深信，俄国先进工人，那些领导工人小组和社会民主党整个活动的工人，那些被关在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到东西伯利亚的监狱和流放地的工人，一定会愤怒地驳斥这类理论。**把整个运动归结为争取眼前的利益，就是投不开展工人之机，就是投其所好。这就是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先进工人的明确的政治要求和群众的自发的抗议之间的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正因为如此，必须特别注意《工人思想报》提出另一种方针的企图，并且应该大力反对。显然，《工人思想报》为了迁就无产阶级中水平低的部分而竭力回避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政治斗争，但是没有提出自己的方针，在这个时候，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摇头，指望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扩大，《工人思想报》集团的成员自己会容易地摆脱这种狭隘性。但是，当那些做过有益的预备阶段的工作的人，居然抓住机会主义的时髦理论，开始在全欧洲吵吵嚷嚷，扬言希望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甚至永远）停留在预备阶段的时候——换一种说法，就是当那些一直为一桶蜜辛勤劳动的人，居然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焦油一勺勺倒入蜜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坚决起来反对这种倒退倾向！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不论是它的创立者，即“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或者是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始终承认下面两条基本原理：（1）社会民主党的实质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全社会，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建立俄国工人的革命政党，它的当前目的在于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谁背弃这些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都有确切的表述），谁就是背弃社会民主党。

载于 1924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8—9

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 卷第 240

—273 页

## 【注释】

[66]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 1895 年 11 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 20 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 年 12 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小组，成员有 10 多人，其中 5 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中心。协会分设 3 个区小组。中央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 70 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 1895 年和 1896 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协会一成立就遭到沙皇政府的迫害。1895 年 12 月 8 日（20 日）夜间，沙皇政府逮捕了包括列宁在内的协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共 57 人。但是，协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它组成了新的领导中心（米·亚·西尔文、斯·

伊·拉德琴柯、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列宁在狱中继续指导协会的工作。1896年1月沙皇政府再次逮捕协会会员后，协会仍领导了1896年5—6月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896年8月协会会员又有30人被捕。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协会的领导成分发生了变化。从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经济派(由原来协会中的“青年派”演变而成)所掌握。协会的一些没有被捕的老会员继承协会的传统，参加了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210。

[67]指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1897年3月根据基辅代表会议的决议成立的，这个代表会议认为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都应以彼得堡组织为榜样称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基辅斗争协会联合了若干社会民主党小组，共有会员30多人。它同彼得堡斗争协会建立了联系。彼得堡斗争协会曾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的手稿寄给基辅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阅读。基辅斗争协会在工人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它的一个特别小组在1897年出版了两号全俄社会民主党报纸《工人报》。它的非法书刊在南俄各城市广为流传。基辅斗争协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1898年，在代表大会开过以后不久，协会被警察所破坏。未被逮捕的社会民主党小组成员很快恢复了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地下组织。——210。

[68]犹太工人联盟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简称崩得，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在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10。

[69]小册子的作者是尼·马尔托夫。列宁所说从历史上研究了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见这本小册子的结尾部分，标题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社会民主工党的当前任务》。小册子于1900年10月在国外出版。——214。

[70]《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文学政治评论集，由劳动解放社于1890—1892年在伦敦和日内瓦用俄文出版，总共出了4集。第1、2、3集于1890年出版，第4集于1892年出版。参加《社会民主党人》评论集工作的有格·丘·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等。这个评论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列宁提到的普列汉诺夫的几篇文章(总标题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刊载在评论集第1—4集上。——226。

[71]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诉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233。】



# 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史

文革史连载 2

2.1956年—1962年：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高层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和路线斗争<sup>1</sup>，长期隐藏在苏共内部的野心家、大资本家、大资产阶级派力图夺取大权。到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前，赫鲁晓夫已扫除了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东欧、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等国家也或附庸国<sup>2</sup>。

“基往点下农产还十变影  
夫”团义的、的阶级级  
晓经代表主法主”产的阶思想  
鲁史共修和的收小阶资阶级  
赫历中的济翻“乡人小资产  
判的率夫经推被城工从资产  
批政亲晓体被。量到  
就专东鲁个。权向观大受到  
东级泽赫数止政倾界括也  
毛泽阶毛了少停级义世包后  
产年判极有阶主的也以  
1957批下没产本级，权力  
于1957地剩争无资阶人  
关名只斗翻定削工获得  
绩点，的推一剥老获得  
了功不了义势有了的  
在发表历史》，成主形也留度  
了月定题制社用制子反部反  
行4肯问有但利义分、干然  
初和了的改会国度中抗队映  
12斯意造主际，的剥伍到  
月大见基义上富多削中党  
反击。先林提本与的裕数压的内  
在后纲上资复中还迫许。  
义民经验和会大败复想不新变  
主人史于社了失恢思就的系  
流报》过义动妄本知斗人，  
逆日经验平主变，资<sup>5</sup>，断工动  
命列级提后级甘多旧括一杂  
革”阶，以阶不当的包留复  
对主政了中系他还惯旧阶级  
中国掉无会产议年内并相量既保上  
本《莫斯1956国级的大，还会  
经济办级留复来。阶中有杂，社  
经买阶保分而响。

矛盾”，1956年新产斗争下，形势系无定产，于1957年做生产，到了产阶级现阶产上，于上少处筑的数理与群众民济内基部础，仍然闹人经的象。相矛盾，中“盾相矛盾，是事矛又国的活社会问题又会象”。毛对社会的规中律立主统义根据一社会思想，确立了社会思

<sup>1</sup> 极右分子贝利亚最先被清洗，中派马林科夫随后逐渐失去权力。莫洛托夫等总体上忠于斯大林路线（但也有若干错误）的中左派在 1957 年被打成反党集团。

<sup>2</sup> 参见 1970 年《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sup>3</sup> 关于斯大林的历史真相，可参考《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等著作。

4 1953年，匈牙利的拉克西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下台，纳吉上台掌权，大肆推行反革命路线，造成经济和思想领域的严重混乱，社会主义改造发生逆转。1956年，左派在匈牙利重新掌握政权，但未能完全控制形势。毛泽东曾如此总结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匈牙利事件后，中派卡达尔集团掌握了匈牙利政权，跟随苏共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5 张春桥曾说“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6 这一错误在 1957 年 9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得到改正。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 年，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7 苏联的修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苏联三十到五十年代的一些错误哲学观点。修正主义者鼓吹矛盾对立双方的“一致”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否定斗争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相互适应，没有相互矛盾。赫鲁晓夫攻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不承认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8 重庆的老造反派领袖黄廉曾如此回忆反右运动：“在反右期间，我先是木材公司党组织选的战斗组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理论上和右派作斗争。其间许多人头天还是我的朋友，就因为在社会上说了一些“不当”言论，第二天就被交到战斗组受批判。我当时认为言语过激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怎么他们就划成“右派”了当敌人处理那呢？有个同事名叫姜云萍，是行政秘书，我们关系尚好，被划成极右派，一下子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南下干部名赵春元，别人说同样的话没有事，而他说了同样的话就脱不到手，就要查他的历史，还说他是反革命。

因此我对党支部包办的反右运动有些想法，就在会上讲，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是谁在那里集中，谁来集中民主就在谁手上，我曾提出质疑：党委第一书记有了问题，谁来监督？我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发扬民主，要让群众讲话才能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

9 多数人在未来几年“摘帽”，成为“摘帽右派”。

<sup>10</sup> 见《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第 41 页。

## 11 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



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的伟大任务。<sup>12</sup>社会主义社会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也就在于是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人配生人三被立厂是奖的，在分为数搞然对工他么联农的，劳成少组必领导，什苏在余，按律小后锐领是搞代残的规，小尖去但，取泛的等润差车，两“过”治分广经济平利人到中是人政部分经济全使收不态农)好级以十体完、大员状中年有阶制也个不系扩人争下1964记产导度和上关理斗贫(1964书无领制存际币<sup>13</sup>理管级和部倡委金并实货隶果阶级”支提党奖金制为品奴如的阶。不了现商佣“锐人子人，立资、有现商佣“锐人子人，立资、所表大雇尖工分好帅建工表等权，做会僚工书物期是了表域扩为：于工级有挂厂件集领在变处<sup>15</sup>阶都润工计为，具体工义血、刺，遍土民分表阶重阶阶资员，管在帝域系法激此子官吸副么划还为领关级刺此辈……成、什计象成制令阶质对一变记搞年现所有命产物来就。在书是五的式，所换、资、后那倒正委非个行方所表分行特门当是人那1969上了法级等袁家毛手阶成人走在独的阶为热专<sup>14</sup>。几资经有路年干长阶产现子“权至作已”。种1969级家资表分行特门当是人那1969上了人说，方阶；物学他些有少”，立他们党产获同工的的跟金“一部相内的得，人阶，着，一分具体的调高拜阶级不过等长干

域，不机需  
领并家也  
个也国，  
各果的系，  
的成家体  
建筑的国想  
改革义思  
上层改主的  
“在革社形  
改在社会  
道在”社会。  
写正。旧生  
长在产  
1975有些  
人不断  
物。的不  
生们改阶  
势物。的不  
着风都  
革级。级要进  
源。阶级会需促  
张占新断产  
还义不资  
事革级。建把强削这  
域，筑持地阶些  
级顽剥。资着风都  
官底，也资势官底  
然习着能存仍旧在才  
被惯旧彻也资势官底  
产面旧还入  
资产方，代  
些固内几  
有关要

由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处于领导地位，而党外资产阶级又在1957年被击溃了，这就使得资产阶级把复辟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内。但是，在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派没有因而在1956年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sup>17</sup>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的最好方式。陈云等建议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资产阶级进行批评和教育。这些因素都促使资产阶级在1975年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sup>18</sup>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的最好方式。

毛于社会游、文“中  
命。出至社革上文“中  
提月，南（政治争、因革  
就10快月革命政力业、因革  
人要1年地想劲、涨干，农原要革  
此1957不要年土思干业、涨干，工高要革  
1958次成足工高要革  
1956云1958了1958次成足工高要革  
陈了1958次成足工高要革  
性多在再续“来积思  
人极要东——继了起  
来积不泽——在立展众则  
周省的毛。毛）确开群穷  
众省。的起式地民。  
18群、了义年正式地人事。  
题民好成主1958会烈国好画。  
问人、完主1958会烈国好画。  
些了快前民从中轰了实的  
一害、提（命二国总，最  
了损多划命革届全东事新  
现号了计革术八<sup>19</sup>泽坏最  
出口掉年地技月动毛是画  
而治扫五土5运。来好  
全政是个———年进势起，  
周种个———命1958跃形看字  
不这一第权革1958大的些文  
划为西底取治。线跃。美  
于认东年夺政面路大白最  
由东个1957“的方总了二新  
济泽几1957——想命的成穷最  
国治一扫断会应社项著负  
经毛了”——思革”形一写  
民。掉。论的术义都是好  
中政年带不社点设各显有  
国针扫了命义技主业点，  
的方年掉革主放会事特担，  
反东、提义的快教六张  
“泽好、议主命多化国一

除下矛盾的生产力情况，生产高产扩社凸级所和然。技术革新以外，大跃进还发展农业，但农业生产关系和经营规模、组织形式和建设关系，以及社会范围和利益关系的集约化程度，在生产方面，与生产国1958年，中突显。

12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是“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13 1956-1966年，我国曾实行过临时工制度，临时工不仅地位比正式工低下，还要面临被开除的危险。这一制度在1971年被取消了，只有季节工中仍有临时工存在，并享有与固定工相同地位。参见《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1971年）

<sup>14</sup> 一般而言，拿定息的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最高，干部次之，工人再次，农民最低。

## 15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义词

16 “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人们在一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一定的思想关系。政治关系体现在各种政治制度中，体现在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院、党派团体的组织活动等全部国家机器和政治结构中。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引自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17 全文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8 1956年，各单位的供给制转变为工资制，但工资数额过高。第二年进行了调整。

## 19 当时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作“三面红旗”

<sup>20</sup> 参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版20页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彭德怀集团的本质，“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立场

<sup>21</sup>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发了一场论战，参见《二十五年来我们党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

22 后来被立为典型的大寨大队在积极参与大跃进生产的同时抵制了来自上级的浮夸风。

23 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变修以后不复存在了。

24 “从这两年间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25 “1959年7月12日前，张闻天与彭德怀多次交换意见：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1959年7月23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周小舟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一卷

没有改变过来。从 1928 年起，31 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sup>26</sup> 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共产党中是大量存在的。庐山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揭露了彭德怀等人，做出了《关于毛泽东总结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这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粉碎彭德怀集团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一运动后来被证明是严重地扩大化了。<sup>27</sup> 刘少奇等“左”倾分子乘着反右倾斗争的机会，再一次刮起“共产风”，干扰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正确路线。到 1960 年春，在农村中的不少地方，形“左”实右的错误又重新抬头。<sup>28</sup> “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再次蔓延，对生产造成了很大破坏作用。这些错误加上当时农村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撤出对华援助，导致了经济的严重困难。

毛泽东从 1960 年开始着手纠正当时的错误<sup>29</sup>，并在全国发起整社运动，清除了许多混入农村基层政权的坏分子。9月，毛泽东又指示降低全国干部的工资水平。<sup>30</sup> 1961 年被毛泽东称作“实事求是年”，在经过许多调查研究后领导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60 条），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八届九中全会又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 年，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纠正了过去过分偏重重工业，制定经济计划时不考虑农业基础的错误。1962—1963 年，国民经济总体上好转了。但是，1962—1963 年两千多万城市工人阶级不得不回到农村生活，这导致了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萎缩。

26 毛泽东列举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以及在抗战时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27 “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引自毛泽东在 1961 年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60 年代初对错划的党员、干部进行了平反。

28 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复旦版 543 页

29 “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全党认真思考广东省委提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五个问题是：（一）人民公社中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二）发展公社一级经济的问题；（三）分配原则的问题；（四）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五）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复旦版 544 页

30 1960 年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 12%，四级降 10%，五级降 8%，六级降 6%，七级降 4%，八级降 2%，九至十七级降 1%。

# 来稿登载

## 1. 困于家中谈外部世界

# 困于家中谈外部世界

(编者按:这是一篇来稿)

今天我看到了一篇关于李文亮医生之死与各方表现的文章，特色政权的真面目更加分明了。我不想啰嗦——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想说的，大概都在文章里了，而我要说的，则是中国之外的事情。

各国人民为处于灾难的中国人民捐口罩，捐钱，画漫画提供精神支持等等(在这里我没把国外资本家给特色政府的援助算进去)，我个人在这里说一句：感谢你们，亲爱的家人们(反动统治者不在此列)。现在是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世界了，一旦一个地方发生了疫情，整个世界都无法幸免——例如现在，十一年前的H1N1流感，不都是如此吗？但是现在，刮民政府说了一个天大的笑话——“疫情可防可控”、“危害程度不及当年的非典”。是的，和十一年前大资本家的灯塔美国一样。我记得当时美国的发言人是这么说的(大概，我不知道原话)：病毒影响不大，欢迎大家来美国玩啊。最终造成的后果，恕不多言，官方数据在此。如今的刮民政府与灯塔国做的几无二致。

27.01.2020 KL. 12:00

## Dagens tegning: Coronavirus



图为丹麦的讽刺漫画

从而使习近平集团在舆论上加强控制力。我想，《日德兰邮报》是条好狗：对所有的资本家都很驯良(当然，它是有主子的——丹麦资本家)准确的说，它对丹麦的资本家们都很驯良，对于他们的敌人(包括习近平集团)则是狂吠不止。随后美国、澳大利亚的媒体也开动了，无论大报还是小报，我这里不想举出实例。但这些媒体(包括特色官媒)都暂时达成了一个目的(有的连此目的都没有达成)：转移视线，制造对立。

在这场灾难中，我们看见了人民的友爱和反动派的冷酷。

资产阶级媒体在狂吠的时候，其他方面的也在行动了。

还是拿银行家、军火商的灯塔美国来说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罗斯先生的话，想必也是美国垄断资本家们想说但不便说出来的。在我们看来，这毫不奇怪——人民的每一次灾难，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都是一次良机。假设这一次疫情爆发在美国，他们一定会重复十一年前的那句话：影响不大，欢迎大家来美国玩啊。接着印度婆罗门法西斯分子出台了口罩出口的禁令(台湾民粹法西斯党也是这么干的)，同时印度APT(高级持续性威胁)组织对中国进行了一次网络攻击，医疗机构、医疗工作领域受的伤害最大。对于印度



图为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物资捐赠

各国人民在为受灾的中国人民捐口罩，捐钱的时候，反动派也没有闲着。特色的敌人也开动了他们的宣传机器，虽说看起来只是个别媒体的行为，然而即使是那所谓的个别媒体行为，我们也一定要当心了——这些媒体为特色政府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煽动劳动群众提供了借口，同时他们在本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制造对立的目的也得以达成。你比如说，丹麦《日德兰邮报》以五个冠状病毒换掉五颗星(忽然发现作者无意中达成了一次黑色幽默)。从它开始，特色政府的外交官冯铁做了一次“漂亮的回击”。接着施密特

政府与习近平政府的冲突戏开始了，这些“冲突”足以让小粉红们(的大多数)“义愤填膺”，《日德兰邮报》是条好狗：对所有的资本家都很驯良(当然，它是有主子的——丹麦资本家)准确的说，它对丹麦的资本家们都很驯良，对于他们的敌人(包括习近平集团)则是狂吠不止。随后美国、澳大利亚的媒体也开动了，无论大报还是小报，我这里不想举出实例。但这些媒体(包括特色官媒)都暂时达成了一个目的(有的连此目的都没有达成)：转移视线，制造对立。

这两个行为(尤其后者，我很怀疑是莫迪政府组织软件骇客干的)，无疑是对中国人民的戕害，对特色政权来说，它无疑是萨拉热窝式的良机。

但，无论文人食客的论调怎样阴险；也无论官僚富人怎样作秀；都骗不了人民。无论反动派怎样打压人民，人民始终不会被吓倒。同样的，我在这次灾难中看清了一个事实：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是真正亲密的大家庭，虽说还没有消除分歧，但一旦消除分歧，红旗插遍天下是一定的！



## 2. 叛徒所选择的道路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编者按:这是一篇内部来稿。)

# 叛徒所选择的道路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反攻倒算的结果。**

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解放？怎么才能夺取政权？又怎样才能够捍卫其革命果实？无政府主义失败了；托洛茨基主义失败了；改良主义则将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斗争往邪路上引，使得资产阶级成功复辟。总而言之，死不悔改的奉行修正主义的人都必将遭遇可耻的下场。

在资产阶级全面复辟的当今，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仍旧是艰难的。不可否认的是，某些打着革命旗号的人——某种程度上可称为阴谋家，他们兜售着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的、娱乐至死主义的——投降的，趣味化、庸俗化的，所谓“革命”道路，来消费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贪婪地大嚼着人血馒头。实乃丧尽天良。

近日，某B站up不但不去澄清其与原有参加但后早已退出的组织已无关系，反而利用外人对此的不了解大肆造势，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要知道那人曾经也是他所参与的组织的重要成员，也曾为组织建设做出过贡献，但不幸的是他一贯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得他走上了叛徒的道路。

这位up并不在乎曾经的组织，曾经的信仰，也不在乎他到底会让多少已经觉醒了的无产阶级走上错误的斗争道路。与此相比，他在获得“政治献金”方面却显得老老实实，不仅依靠着视频合作方的激励计划，还要把人民大众的钱来拿去建设他的后现代主义计划——这算什么呢？毫无疑问，他把已经身陷囹圄的前组织成员的心血和汗水包装成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吃着他们的人血馒头，享受着用歪曲思想，哗众取宠所换来的可怜的“充电”和“创作激励金”。

有人为他辩护，说“使用西马的词句是因为要规避审查，他仍然是革命的”。这看起来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理由。

暂且放下人血馒头不提，单是说说使用这些西马词句为典型的晦涩词句是否可以宣传马列毛主义，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形式是内容的血肉，没有脱离形式的内容，一定内容一定显现为一定形式。那么使用类似于西马词句的晦涩的词句宣传马列毛主义难道不如同使用脏话来赞美对方的父母的说法一样显得可笑吗？毫无疑问，使用西马的、后现代的所谓语言体系——不但不会让更多的无产阶级觉醒，从自发斗争转变为自觉斗争，反而会让更多无产阶级对“左翼思想”甚至是对马列毛主义产生巨大的误解，无产阶级几乎不会认同这种圈子化的、抽象化的、玄学化——脱离实践的宣传——这种宣传甚至是有负效果的。而真正享受这种宣传的，往往是在小圈子中“过家家”，高喊两声革命就觉得自己是革命家的那种人——这样的宣传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这就牵扯到一个革命道路的问题，而不仅仅是(B站某位up)的问题。那么，我们的革命的前途在什么地方呢？

事实上，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已经十分明了了：它不在茶余饭后闲谈的无聊人那边，而在工地，在工厂，在农田中。每一个无产者才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对象；每一个愿意走向无产阶级，愿意为中国革命做奉献的人，才是我们团结的同志。

试想，如果用一些包装起来的词句，让人似懂非懂的



**中国革命的前途，不在茶余饭后闲谈的无聊人那边，而在工地，在工厂，在农田中。**

词句来做宣传那么能吸引的会是什么人呢？除了一些喜欢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恐怕别无他人了。这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词句恐怕是广大有志于革命的人所不爱看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看不懂的。

并且我们也都知道，在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往往大多不会受到太多教育，那么对于我们主要的宣传对象，我们应当采取西马的词句来向他们阐述一些本来就深邃的道理吗？显然不能，因为如此一来，只能事与愿违。

又有人坚持说，使用西马词句可以规避审查。的确，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规避了审查就能争取到群众吗？这是不是舍本逐末呢？显然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那么难道为了规避审查竟然要放弃本应该争取的群众吗？并不能如此，就如同沙俄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最后变成了反革命分子。这样就牵扯到了第二个问题，在如今中国，审查如此严苛，以至于连宣传特色理论的政治网课都要被查禁的如今中国，我们所该走的宣传道路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分为线上宣传和线下宣传两个部分来讲。线上宣传，正如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样，运用自由软件运动及其成果，运用现代的加密技术可以起到锻炼革命队伍，联络革命队伍，为日后的线下工作准备的作用，以及致力于在推动面对无产阶级的宣传——帮助他们由自发斗争转变为自觉斗争——帮助他们熟悉和运用自由软件运动的成果来组织起来，为解放而战。而线下宣传，则需要到工人中间去，向他们灌输马列毛主义的真理，并指引他们为自己的利益，为历史前进而斗争，就像当年的伟大领袖列宁所走的道路一样，其中再教会工人使用自由软件的事也自不必说。运用此两种方法，难道不比在受到特色的重重监视下的公开网络平台上用西马的词句进行所谓宣传要正确得多吗？办法总是有的，只是所选择的道路有根本区别。



# qidgin

用好自由软件联络其他同志。

接受他们，并同他们一起战斗，为了解放战斗，为了掀起革命浪潮而斗争！

中国革命的前途，不在茶余饭后闲谈的无聊人那边，而在工地，在工厂，在农田中。我相信，只有我们深入工地，深入工厂，深入农田，才可能真正掀起革命的汹涌浪潮。同时，我们也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让走上错误路线的人明了错误路线的资产阶级本质，从而洗心革面的接受马列毛主义——并不是口中的接受，而是用实践说明他们的立场，用实践去证明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一个真正的脱离了低级的自娱自乐，脱离了低级的圈子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只要能够做到，那么我们将会成为接

### 3. 简评

(编者按:这是一篇内部来稿,内容是对2月下刊的农村考察报告的简评,仓促写就,有颇多不足。报告原文见PAPER-2月下。)

## 简评

在上一期刊物中,有一篇文章引起了笔者注意——一篇调查向的文章,名字叫《中国农村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很有价值,就笔者所言,这是第一次在这个刊物上看见这类文章,这是一个好的预兆,意味着这一刊物不再仅仅囿于理论以及复读国外马列毛主义者的前进成果,开始逐渐走向中国的现实。

但是这篇文章也有许多不足,笔者简单地在以下就文章本身稍稍谈论。

在“土地的使用与所有权”一部分的第一段,作者开门见山地说明了农村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分配及由此产生的四个占有土地的主体——个体小农、集体、国家、企业(资产阶级),言简意赅地道出土地是如何分别为此四者所占有。尽管作者自谦地表示“我此处对于不同土地来源的论述是不准确的,还需要更多的调研”,但并不妨碍笔者认为通过调查能够得出这一初步结果的作者应当受到褒赏。

我们继续往下,文章在接下来一段简单地阐述个体农民的土地来源,阐述过程本身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在于最后一句:“我个人认为这种制度是有利于农业现代化(资本主义农业)。”这一句话是一个纯粹的感性论断,这一论断有些武断,因而作为一篇简评,笔者有必要在下文对这一句话的正误进行简单评论。

根据文中阐述内容,被调查地区个体农民的土地源自对集体土地的部分分配,这种分配基于户口及户口人数,“户口在村里,就可以分到地,户口不在,就没有分地的资格,家里人多的,地也分得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土地的一大部分被分散给一户户个体农民。笔者不清楚具体的分配规则,因此无法做出非常精确的判断,但是让个体农民本身占有土地这一点所带来的结果是很清楚的——一批农村小资产阶级由此产生。这批小资产阶级本身手中并没有太多资本供其扩大生产,同时由于土地被分割给每一户人进行使用,因而原本集中而连片的土地现在变得分散而细碎,大型的农业机器不可能在这种分散细碎的土地上得到运用,而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农业与小农的农业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不变资本投入量巨大,表现为对于小农而言昂贵的大型农机、新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地应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因而完全可以确定,将集体土地分割给个体农民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有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但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帝国主义社会,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绝不能像某些小农学派的庸人一般胡扯“将土地分割给小农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因而是社会主义的”,绝不能这样。小农从集体中分得土地,并以其中的产出为生,无数事实证明这种情况绝非稳定,相反,往往会出现各种变故,因而很快,小农中便会出现分化,分化的原因各种各样,诸如从每年分配的土地中所获得的收入不同等,但小部分农民变富、大部分农民变穷分化本身是必然的,每年重分一次土地的行为绝不能阻止这种分化,至多延缓这种分化。变穷的农民为了继续生活,不得不在农业以外另寻收入,显然,这种收入来源往往是出卖劳动力,而且同时,城镇内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也非常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变穷的农民往往会在农闲时去打工,因而成为半无产阶级,这些半无产阶级将逐渐地彻底转变为无产阶级,现实情况就是如此——最新一代的农民工们已经完全不懂得如何从事农业工作,这就是一点证明。同时,富起来的小部分农民拥有多余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因而能够生产出更多价值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减去他们自身消费后还有剩余,通过出卖这些产品,他们便由此得利,所获利润将进一步地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这些富农由此开始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进行农业生产,就这样,农业资产阶级产生了。笔者希望作者可以对农民的分化进行调查,这将揭露被调查地区农村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

以上内容只是在谈论小农内部的分化,并没有将资产阶级将资本投入到农村中去的情况纳入考虑,而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投资农业以求获利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在中帝社会同样如此,这种投资不论任何形式,都能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

顺带一提,文章所说的一年分配一次土地似乎并非在全国存在,笔者了解到华南某省的农村是不存在一年分配一次土地的现象的,相反,在该省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被个人承包后一般不做变更,当然,在三权分置后,大量土地虽然为个人所承包,但实际上经营权归属少数有大量资金可作为不变资本投入到农业生产的资产阶级化富农或农业企业。希望作者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制度是

否只是当地所特有的制度。

往下对于集体、政府、企业土地的说明没特别多值得谈论的，我们继续向下看。

文章的第二部分想要讨论“土地，政府，企业，农民四者的关系”，这实际上并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土地和后三者完全不同，土地是生产资料，而后三者则是可以占有生产资料的主体，显然，生产资料与后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同的“被占有与占有”的关系，因而不值得进行太多讨论。应当讨论“农民中的各个阶层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空泛地讨论土地、政府、企业和农民。文章并没有考察农民的分化，因而也就无法具体地谈论农民中的各个阶层，进而理清个中关系。

继续往下，文章对林业局强行收储土地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其认为这种收储行为是行政部门将权力与资本结合，进而实现了对土地的垄断，笔者反对这一观点，显然，这里谈不上“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这里有的，是国家行政力量运用暴力这一强大的“经济力”作为后盾扩大对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垄断，作者认为“（当地）现在农业的趋势是小农转向资本主义农业，该地区的官僚资本很大程度上会转变为垄断资本”，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在中国这一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各地行政机构本身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环，其本身就在地方代表着国家垄断资本，因而根本谈不上官僚资本向垄断资本转变。

随后，文章还表示“现阶段，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小农为主的农民与行政机关的矛盾，圈地运动的主体是分散的小农与权钱合流的官僚资本”，笔者同样不能同意这一点，笔者认为，小农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只是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表面化片面体现，而且即使是这种表面化体现也不能说具有普遍性，据他人调查，在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省份，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往往有两种，一种是农业资产阶级与农业雇工之间的矛盾，一种则是即将失去土地的半无产阶级与通过各种手段夺取其土地的各类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富农）之间的矛盾。“小农为主的农民与行政机关的矛盾”在8、90年代的中国很常见，但现在就资本主义较发达的省份而言，这种矛盾已经随着小农本身的分化等因素而被更新的矛盾所取代，因此不能认为其具有普遍性。文章在该段尾还表示了对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怀疑，这种怀疑毫无必要，因为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村资本主义已经明确地发展起来了，一大批新型农业资产阶级已经走入舆论视野，各种“大户”得到资产阶级媒体的赞扬，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将机器、新技术运用在农副业生产中。

文章末的内容很具体，起到了很好的揭露作用。非常适合出现在宣传材料当中。

以上。

喜  
樂  
慶  
祝